

Niccolò Machiavelli

L'arte della guerra

马基雅维利全集 | 03

用兵之道

时殷弘 译



马基雅维利全集

用兵之道

时殷弘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基雅维利全集. 用兵之道 / (意) 马基雅维利著 ; 时殷弘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10
ISBN 978-7-5534-3145-1

I. ①马… II. ①马… ②时… III. ①马基雅维利, N. (1469 ~ 1527) — 全集 ②兵法 — 研究 — 意大利 — 中世纪 IV. ①C52 ②E89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4824号

马基雅维利全集：用兵之道

作 者 [意]马基雅维利
译 者 时殷弘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刘训练
责任编辑 聂文聪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5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3145-1 定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英译者导言

在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生平和其著作中，战争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他的长期服官生涯由他那致命的努力支配，即力图创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一支由佛罗伦萨共和政府控制的军队，取之于它的托斯卡纳疆土的军队。这项大业的目的是使他的祖国摆脱一种对雇佣军和外国武力的令其衰弱的依赖。这些军事活动有比它们光耀更久的著作——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相配，并相形见绌。他在前一著作中断言：“君主除了战争与其规程和训练之道以外，不应有任何其他目标、其他思虑，也不应将任何其他事情当做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唯一攸关发号施令的人的专业”（《君主论》，第14章）。这一决绝的劝告使他在《李维史论》中宣告的、可被称为马基雅维利真理之髓的真理达到完美：“如果在有人的地方没有军人，那就起因于君主之过，而非起因于任何其他欠缺，无论是场所的还是自然的，这一点比任何别的真理都更正确”（《李维史论》，I 21）。关于人类的决定性事实在于，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可以被塑造成军人；政治最紧迫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他们塑造成这样的人，并且妥善地使用之。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被接受，来宽恕未能依照最

学术顾问

潘汉典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法学家

何兆武

清华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历史学家

徐大同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资深政治学家

王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资深翻译家

田时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意大利语翻译家

周春生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马基雅维利研究专家

编译委员会

薛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

王永忠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徐卫翔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段保良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刘训练（统筹）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出版说明

恩格斯在评论“文艺复兴”时指出：“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自然辩证法·导言》）。仅在意大利，就产生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这样的文学巨匠，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这样的艺术大师，而马基雅维利则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政治思想领域最杰出的代表。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也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和喜剧作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君主论》、《论提图斯·李维著〈罗马史〉前十卷》(简称《李维史论》或《论李维》)、《用兵之道》(又译《战争的艺术》、《兵法》)、《佛罗伦萨史》和《曼陀罗》。此外，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剧作、出使通讯、政务札记和私人书信等。

《马基雅维利全集》的意大利文版本比较复杂，收入的内容也有少量出入。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采用比较权威、比较容易获得的1843年佛罗伦萨版(*Opere complete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con molte correzione e giunte rinvenute sui manoscritti originali*, Firenze: Alcide Parenti, 1843)为底本，但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由译者自行选择、参照更为权威或方便的版本或英译本译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关于“Machiavelli”，国内还有“马基雅维里”、“马基雅弗利”等译名，这里我们统一为“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主要著作的中译名也不尽相同，但并无实质性分歧，为了尊重各卷译者的意愿，我们没有强求统一；对于马基雅维利著作中一些核心概念(比如Virtù)的译法，学术界存在一定分歧，我们也没有强求统一；其他常见专有译名，我们则尽量作了统一。

英译者前言和致谢

本书旨在给英语读者提供机会，以理解马基雅维利在他有生之年发表的唯一一部重要的散文体著作——《用兵之道》。本书的中枢部分为《用兵之道》译文，试图尽可能忠实于原著。译文首次纳入了包含在让-雅克·马尔尚、德尼·法沙尔和乔治·马西编成的最新意大利文考订版中的许多重要发现。这一新的意大利文版复原了文本，如同它1521年在佛罗伦萨最初出版时那样，书名为《佛罗伦萨公民和秘书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著用兵之道》(*Libro della arte della guerra di Niccolò Machiavegli cittadino et segretario fiorentino*)。有关这个意大利文版的细节，连同对翻译准则的一番解说，请参阅“英译说明”。我给文本添加的“导言”和脚注(还有书末的“解释性论文”)纯属工具，以帮助当代读者克服那横亘在他们与《用兵之道》中表达的马基雅维利的意图和教诲之间的某些障碍。如果这些工具反倒成了妨碍，我就鼓励读者将它们撇在一边，径直阅读《用兵之道》本身。

“导言”引导读者了解《用兵之道》总的性质，并且提供有关这一著作的基本信息，它们涉及其历史背景、资料来源、后世影响、当代用处和

在学术文献中得到的论述。它意在以任何特定地说不熟悉《用兵之道》或更一般地说不熟悉马基雅维利著作的人有所裨益。在“解释性论文”中，我从《用兵之道》的军事、政治、哲学或文学方面，提出我自己对该书的理解。

许多人士和机构令本书的完成成为可能并使之改进。多亏韦恩·安布勒、哈维·曼斯菲尔德、安妮·麦克唐纳、克里斯托弗·纳东、戴维·帕波蒂和内森·塔尔柯夫的提议，译文质量大有提高。对“导言”和“解释性论文”各稿，斯蒂芬·格雷戈利、埃德蒙·雅各比蒂、马克·卢茨、哈维·曼斯菲尔德、乔纳森·马克斯、戴维·麦克尼尔、内森·塔尔柯夫、保罗·乌尔里克和保罗·英林提出了可贵的批评。整部手稿经史蒂文·伦兹内尔的改正、批评和指点而大有改进。斯维托扎尔·明科夫(经加布里埃尔·皮亚斯、里蒂亚·穆尔瓦内和贾森·莱尼协助)制作了“术语汇编”，并且出色地追寻到难以觅得的资料来源；保罗·艾汀制作了“人名地名索引”。他们的工作得到芝加哥大学约翰·M. 奥林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的资助。戴维·贝梅尔曼非常仔细地、对整部稿件做了文字编辑。埃米莉·林奇和阿隆·克拉格尔以校对相助。任何遗存的错误和不当都由我来负责。

我对马基雅维利的兴趣，更广泛地说还有对政治哲学的兴趣起自圣约翰学院，由亨利·希格拉的魅力和才智激起。他后来将我介绍给艾伦·布鲁姆，后者指导了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几年研究生学业。有别于任何别的，布鲁姆先生的声音知晓如何“降入每个灵魂的深处”。在芝加哥，我幸运地有机会从学于许多有才华的教师，包括希勒尔·弗拉金、戴维·格雷内、沃尔特·凯基、莱昂·卡斯、拉尔夫·勒尔内、克里福德·奥温，特别是内森·塔尔柯夫，他的鼓励、指导和楷模作用不可或缺。与此项目相关的研究生学业的襄助由奥林、埃尔哈特和布雷德利诸基金会提供。

最有恩于我的是我最初的老师勒兰·林奇和玛丽·马丁。

对写作和修改的一个重要阶段的资助，由设在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的布雷德利基金会博士后研究基金提供。我在波士顿学院和迦太基学院讲授的马基雅维利课程班上的学生给我教益多多，远甚于他们可能想象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审阅专家们提出的富有洞察力的批评促成了文稿的重要改进。约翰·特里内斯基对整个过程的明智的管理非常宝贵。献词表达了我衷心的感谢。

英译者导言

在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生平和其著作中，战争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他的长期服官生涯由他那致命的努力支配，即力图创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一支由佛罗伦萨共和政府控制的军队，取之于它的托斯卡纳疆土的军队。这项大业的目的是使他的祖国摆脱一种对雇佣军和外国武力的令其衰弱的依赖。这些军事活动有比它们光耀更久的著作——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相配，并相形见绌。他在前一著作中断言：“君主除了战争与其规程和训练之道以外，不应有任何其他目标、其他思虑，也不应将任何其他事情当做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唯一攸关发号施令的人的专业”（《君主论》，第14章）。这一决绝的劝告使他在《李维史论》中宣告的、可被称为马基雅维利真理之髓的真理达到完美：“如果在有人的地方没有军人，那就起因于君主之过，而非起因于任何其他欠缺，无论是场所的还是自然的，这一点比任何别的真理都更真确”（《李维史论》，I 21）。关于人类的决定性事实在于，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可以被塑造成军人；政治最紧迫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他们塑造成这样的人，并且妥善地使用之。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被接受，来宽恕未能依照最

根本的必需即战争的必需去引导人性。于是，马基雅维利的此类言行引导我们去注意他的《用兵之道》——在他有生之年发表的唯一一部重要的散文体著作。

作为马基雅维利对战争的最经久也最详密的论说，《用兵之道》提供了一个富有启迪的角度，人们由此去探讨他的整个思想。的确，通过《用兵之道》，人们见到：

- 现代军事思想的诞生
- 一场“军事革命”，至少像我们自己经历的那般剧烈
- 马基雅维利对他自己努力结果的审视性评价，那是他作为佛罗伦萨秘书为将“它自身的武装”赋予他的本土城邦所做的
- “西方”和“非西方”战争方式的一种综合
- 许多卓越的战场方略和计策
- 关于军政关系之持久要素的一番广阔思考
- 对他所处时代的人文主义的吁请，同时还有对它的抨击
- 作者关于西方的政治和精神变革的长期设想的宣告

除了提供这么一个有用的优越视角，《用兵之道》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个入门。由于马基雅维利选择在他有生之年即1521年于佛罗伦萨出版该著，因而它提供了机会，让人将他视作他希望向他的同代人展示的，即佛罗伦萨卓越的文职军事专家。到《君主论》和《李维史论》在他去世后出版时，马基雅维利已经以其军事著述和作为佛罗伦萨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军事规划而广为人知。在他身为秘书的14年任职期间，马基雅维利承担了政府官员中历时最长的持续不断的军事职责。他埋头忙于实际上所有的军事领域：他亲自观察他那个时代最有效的军队的规模、结构、武器、士气和后勤能力，并且就此向他的政府汇报；他创建了百多年来佛罗伦萨的

首支本土战斗兵力，撰写关于其结构成分的法令，精选其部队，审查其可能的“首领”（马基雅维利如此称呼军事头领）；他还规划或观察重要的围城战和小规模遭遇战。因此，必须多有保留地对待他在《用兵之道》前言里的宣称，即他缺乏战争经验，因为他不是个军人，那很像他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献函内谦恭的否认。马基雅维利谙熟他那个时代各种军人所实践战争。

据马基雅维利估计，他那个时代佛罗伦萨和意大利需要的是最伟大的一类军人。由于缺乏自己适当的武力，它们需要一位首领，他不仅懂得如何指挥一支军队，而且懂得如何从无到有搞出一支军队。《用兵之道》的大部分篇幅被用于论说培养这双重美德，它值得双倍的荣耀和赞誉（《用兵之道》第7卷第199–206句；参见《李维史论》，III 13. 4 [援引《李维史论》时，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指曼斯菲尔德—塔尔柯夫译本内的分段数]）。关于一支新军队的创建，该著作展示了军事组织的基本准则和它们附带的政治难题：有关士兵应当如何招募、武装、指挥、训练和扎营的论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诸如哪些公民或臣民应当被选拔从军，他们的军事教育与民事教育、兵戎职业与平民职业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彼此冲突。关于怎样指挥一支已有的军队，该著作构成了一座真正的宝库，满是有关如下论题的种种箴言、规定和范例，例如怎样长己方士兵斗志和令敌方士兵丧气，怎样免遭伏击，怎样结束一场战争，怎样包围一座顽抗的城市，还有怎样在无数不同环境中获取战术和战略优势。全书从头到尾，马基雅维利反复援引恺撒和亚历山大之类古代伟大将帅的业绩，连同切萨雷·博尔贾和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之类现代人的成就，俱为他的别种主要著作的读者所熟知。然而，《用兵之道》最灿烂的星辰是建军统帅，诸如亚历山大的父亲马其顿的腓力、传说中的罗马王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以及波斯的居鲁士大帝——都是首先创建大军而后卓越地率领他们的人物。

因此显而易见，马基雅维利并非子虚乌有地构思他的军队，亦非妄想

翩翩地设计他的方略。他依据他自己一生中所见过的，也依据他就古人的军事技艺、特别是古罗马人的军事技艺所读过的。事实上，他申明的目的是复古的：将当代军事往回拖向“古代模式”，赋予它“某种形态的往昔美德”（《用兵之道》前言第10句；参见第1卷第112句）。他尤其反复引用两位古罗马军事著作家韦格蒂乌斯和弗龙蒂努斯，^①往往遵循他们各自论说他不同论题的顺序。希腊著作家波利比乌斯也被引用很多，他的罗马共和国史包含了罗马军事实践史录，并跻身于这方面最可贵的尚存记录之列。马基雅维利如此频繁地援引这些著作家，以致许多解释者言过其实地断定《用兵之道》纯为古代资料汇编。^②然而假如是这样，一个人就会预期作者遵循一种做法（甚至在那时就常有常见），即在某处指明其首要的资料来源，就像马基雅维利在其《李维史论》的标题里做的，至少貌似对李维《罗马史》一部分的评论。可是，他在《用兵之道》里引用得最多的著作家的名字并非如此提及，而那些他确实指名道姓的著作家（修昔底德、约瑟夫和李维）只是被蜻蜓点水似的涉及。不仅如此，取自所有这些古代文本的例子常被马基雅维利改动，往往是不易察觉的小改，但有时是引人注目的大改，伴之以劝勉，即要人将正文与其据推测的古代资料来源作比较（例如《用兵之道》第6卷第18-29句，第7卷第215句）。偶尔，被展示为史例的例子会显得是马基雅维利的十足杜撰（例如《用兵之道》第7卷第192-193句）。更有甚者，他在接近书末的地方明确申言，他只用古代资料中那些鉴于他的特定环境而有助于他的特定目的的方面（《用兵之道》第

① 弗龙蒂努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 约35-103): 《谋略》(*De aquaeductu, Stratagemis*), 袁坚译, 解放军出版社, 2005年修订版; 韦格蒂乌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 4世纪末5世纪初): 《兵法简述》(*De Re Militari/ Epitoma rei militaris, Epitome of Military Science*), 袁坚译, 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修订版。——编者注

② 例如, 见Sidney Anglo, *Machiavelli: A Dissec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9), 157; Walter Goffart, “The Date and Purpose of Vegetius’ ‘De re militari’”, in *Traditio* 33(1997): 92-93; 关于《用兵之道》的各个段落与其相应的古代资料来源, 有一项近乎详尽无遗的核对, 见L. Arthur Burd, “Le fonti letterarie di Machiavelli nell’ *Arte della guerra*”, *Atti della Reale Accademia dei Lincei*, 5th ser., *Cl. Di scienze morali, storiche e filologiche* 4 (1896): 187-261。

7卷第181-182句)。出于类似的原因，他的其他著作的某些解释者已经提出，马基雅维利用古人去掩盖他自己的目的，那需要激进的创新而非复古式的改良。^①于是令人费解：《用兵之道》究竟是什么？是一部纯粹的古代文本概略汇编，还是这些文本的一种粗略现成的新型改造？是适用于当代改革的百宝囊，还是伪装成对古代的虔诚颂扬的一次激进创新？这个难题可以得到澄清——即使无法得到解决，办法是诉诸通常所称的著作“背景”。

马基雅维利的任何著作都不比《用兵之道》更带有政治和思想背景。由于它是在他生前出版的，因而它比他的别种主要散文体著作更多地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制约。确实，马基雅维利引导我们去注意这些制约中最关键的因素，因为他将这著作构建为一席对话，发生在一个具有特殊的思想、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地方，那就是在佛罗伦萨的以“奥里切拉里花园”（Orti Oricellari）之名著称的鲁切拉伊家族庭园。^②这些庭园位于佛罗伦萨本城边缘附近，恰好处在佛罗伦萨最外缘防御墙内，旁边是通往普拉托镇的城门。1512年在这邻近的镇子里，马基雅维利本人在担任佛罗伦萨秘书期间创建的军队惨遭大败，导致共和政权的倾覆和马基雅维利政治生涯的终结。因此，马基雅维利将对军事艺术的首要讨论安排在其中的那个地方让人想起一场兵败：与他的名字直接关联的重大兵败，带有最严重的政治后果的兵败。马基雅维利在这场失败的阴影中写作，正如他的对话里的人

^① 例如，见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85-86; “Niccolò Machiavelli”, in Leo Strauss, *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211-214, 217, 223; Harvey C.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s on Liv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xix-xxvii。

^② 关于背景，特别见Felix Gilbert, “Bernardo Rucellai and the Orti Oricellari: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Choice and Commit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15-246; cf. Harvey C. Mansfield, *Machiavelli's Virt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94-196; Hannah Pitkin, *Fortune Is a Wo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68。

物在其中说话那样。^①

或许更重要的是，奥里切拉里花园乃人文主义的一大中心，而人文主义是一个着迷于重新发现古代著述并着力使之影响现代(即基督教)世界的思想流派。这些庭园本身由富有钱财和政治影响力的佛罗伦萨人贝尔纳多·鲁切拉伊种植培育，耗费了大量开支和努力。他的财富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出自他与梅迪奇家族的众多联系，后者在15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佛罗伦萨事实上的统治者，并且将在贝尔纳多死后许久再度统治。贝尔纳多是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渴望复活古代世界，部分地通过如下方式去追求这一目的，即用代表了古典文献中提到的所有草木种类的进口植物布满他的庭园，^②还加上著名统治者和著作家的半身像。^③作为马西利奥·菲奇诺(1433-1499)——柏拉图著作的著名翻译家、洛伦佐·德·梅迪奇(1449-1492)庇佑下一所人文主义学院的创建者——的亲密门徒，贝尔纳多力图为严肃的讨论和研习提供一个场所。《用兵之道》各页展现的讨论确实始于贝尔纳多的孙子科西莫·鲁切拉伊，他向一位困惑不明的客人解释说，他们坐于荫下的那些树木曾在“古人”中间享有盛名(《用兵之道》第1卷第14句)。从这最初说到古人开始，科西莫和他的客人投入了一场友好但尖锐的论辩中，辩说是否、如何以及在哪些活动上应当模仿古人，还有哪些古人应当被选作楷模。马基雅维利由此将关于仿效古代的问题戏剧化了。虽然《用兵之道》明显反映了对古代资料来源的人文主义使用，但这使用的方式和含义在这著作中本身就是辩论对象。

然而，这些庭园提供的场所并非只用于理论研讨。它们在佛罗伦萨共

① 对马基雅维利与普拉托镇的一项可靠的英文叙述，见C. C. Bayley, *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The De Militia of Leonardo Bruni*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1), 276-284。该书作者表明，普拉托之败不能被用来非难马基雅维利的军事判断：这项事业由佛罗伦萨的财政和政治环境加诸了种种限制，它们只有依凭颇长时间和颇大权威才能够被克服，而马基雅维利并不拥有这两者。他的结论是“马基雅维利这位最高的官僚，从事这一无望的事业，取得其行政才能和无限精力所能成就的一切功效”(ibid., 283)；参见《用兵之道》第1卷第148-170句，第7卷第241句。

② 此乃该庭园在该著作中唯一被明确提及的特性(《用兵之道》第1卷第13-15句)。

③ Gilbert, *History*, 229.

和制年代(1498–1512)里成了贵族派密谋的智力活动中心，而后在紧随1512年梅迪奇家族复辟的岁月里转为共和派密谋的思想酿造地，其时贝尔纳多的孙子科西莫主持新的集会。正是在这后一时期里，因梅迪奇家族复辟而被逐出(和解脱)政府官役的马基雅维利常去奥里切拉里花园。在那里得到养育的人文主义不仅珍视古代的文学和政治哲学，还珍视古代的军事和政治活动，而了解它们的唯一途径便是古典历史文献和军事文献。

在《用兵之道》的开头几页，马基雅维利叙述了在这些庭园里发生的讨论，但既未写明讨论的时间，也未道出叙述的年代。不过，可以推断出讨论发生在1516年8月末或9月初，马基雅维利记述讨论的年头则是1519年。^①虽然谈话可以假设是虚构的，但实际参与者皆为历史人物。首要参与者是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一位著名的雇佣兵首领，当时——我们被告知——在为“天主教国王”西班牙的斐迪南光荣出战伦巴第之后，正路过佛罗伦萨(《用兵之道》第1卷第9句)。它没有提到的是，法布里齐奥有如其他成功的雇佣兵首领，受许多自法王查理八世1494年入侵意大利以来在那里争斗的大国雇用。因此，法布里齐奥显现了欧洲那个时代大多数雇佣兵首领的模棱两可形象：既是体面高尚的军人，同时又是背信弃义的佣兵。^②然而，对话本身以另一种方式质疑法布里齐奥的忠诚。他的年轻的东道主问道，他是忠于他作为平时顾问和战时军头为之效力的他的国王，还是忠于那作为达到他一己目的的手段战争技艺(《用兵之道》第1卷第94–110句)? 法布里齐奥断然(即使说到底不可信)回答说，他忠于他的国王、和平与政治，而非他自己的得益和战争。

^① 因为法布里齐奥·科隆纳当时正返回罗马，在努瓦荣条约于1516年8月16日结束伦巴第战争之后；而且，据对话中说，法布里齐奥将在佛罗伦萨访问“公爵”，这大概指洛伦佐·德·梅迪奇，1516年8月18日被其叔父、教皇利奥十世任命为瓦尔比诺公爵。记叙发生在紧随科西莫·鲁切拉伊1519年去世之后。

^② See Michael Malle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Totowa, N.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74), 57–58; Frédérique Verrier, “Machiavelli e Fabrizio Colonna nell’*Arte della Guerra*: il polemologo spoddiato”, in *Niccolò Machiavelli: politico, storico, letterato: atti del Convegno di Losanna, 27–30 settembre 1995*, ed. Jean-Jacques Marchand (Rome: Salerno, 1996), 175–185.

据描述参与讨论的其他人的忠诚同样可疑，但就他们而言，这怀疑归因于紧随该著作的出版而来的事态。1522年，即《用兵之道》出版后一年，其他这帮参与者全被放逐，因为他们在一项企图罢黜佛罗伦萨实际统治者、枢机主教朱利奥·德·梅迪奇的重大密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他们有如科西莫，是马基雅维利的年轻朋友，并且像科西莫那样，“对伟大壮丽之事怀有火热情感”（《用兵之道》第1卷第3、11句）。他们帮助煽起的密谋由索德里尼家族领头，那是马基雅维利曾为之效劳的共和政府的首脑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家族。^①他的年轻朋友们的抱负看来导致他们试图推翻一个披着共和外衣的君主政府，以便设立一个较真实的共和制政府。

法布里齐奥胸怀二心的缘由，他作为军人与和平时期间问这双重角色，可以看做是《用兵之道》针对的**根本**问题：军事生活方式与平民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用兵之道》前言第1句）。这两者是否在本质上彼此抵牾？军事训练是否是培养公民爱国主义的学校？或者，平民生活是否应该被用来缓减军事生活的严苛？法布里齐奥的年轻提问者们同样胸怀二心，这就激起了相关的问题：平民生活应该是生气勃勃的与共和式的吗？或者，它能否在一个王邦侯国里过得一样好？合起来，这些问题引人深入到关于马基雅维利整个思想的学术争论的最实质处。对那些追随汉斯·巴隆路径的学者（例如J. G. A. 波考克、昆廷·斯金纳和毛里奇奥·维罗利）来说，至关紧要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士兵向共和公益（the common, republican good）作无私奉献。然而，对列奥·施特劳斯、哈维·曼斯菲尔德、维基·苏利文等人的观点来说，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马基雅维利被视为释放了自私的激情，即使他倡导对这同一些激情的操控，以服务于合益（the

^① 有一种意见认为马基雅维利煽起了这场密谋，见Maurizio Viroli, *Niccolò's Smile: A Biography of Machiavelli*, trans. Antony Shugaa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 210。对这场密谋的一项英文概述，其中包括关于更详密叙述的文献目录信息，见J. N. Stephens, *The Fall of the Florentine Republ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7-121。马基雅维利将他内容最广泛的著作里篇幅最长的各章用于论说密谋问题；见《君主论》第19章和《李维史论》第3卷第6章。在后面那章里，他提出战争经历是经受实施密谋必有心理紧张的唯一预习。